

愿生命都安好

汪文涛

晚上小舅子打来电话：“这段时间一直在流鼻血，擤鼻涕时血溅得马桶四周都是，一侧的鼻孔已经堵塞了，不能呼吸，喉咙干涩，吞咽都困难。前两天找一个医生问了，医生叫我赶紧到上海的大医院去检查。我现在怎么去检查？等把父母送上山，我也就算了，老婆孩子我怕是管不到了……”这不是鼻咽里长了肿瘤吗？一般都是恶性的！老婆如雷轰顶，瘫到地上，歇斯底里地大哭起来。

彼时，岳父93岁高龄，已病入膏肓，正在艰难地走着生命最后的历程。岳母也刚刚经受一场大手术，尚在恢复期。姐弟俩留居老家，接替看护，一刻不敢分身。小舅子还年轻，事业做得风生水起，前不久才装好了新居，阳光温暖，宽宅大院的，就是为了方便照顾双双病重的父母，现在又遭横祸，这是满门的灾难啦。老婆捶着心口，一声声地哀哭，上气不接下气。

第二天早上赶到岳父家，带着舅子到市医院先做初步检查。找到耳鼻喉科一位资深医生，先做目测，未发现异常，就再做个鼻腔镜。鼻腔镜下清清楚楚，没有任何额外的生物组织，只是鼻中隔的表皮有些溃烂。医生说，是鼻中隔弯曲带来的呼吸阻滞，感觉就像被东西堵住了。搽点药膏，等炎症消退后，做个矫形就行。

一年来，家中亲人接连罹患重症，让他们都疲惫不堪，神经敏感。万幸的是，这只是一场虚惊。

人到中年后，亲历着一场又一场生离死别，那些熟悉的、亲爱的、相知的人一个个离别而去，对于生命的感触不是放下，反而更脆弱了。生命不该是一场无常的闹剧，幸福的就该让他幸福着，痛苦的不能再痛苦了。

岳父的病一如既往地加重。早晨起来都会咳出几口浓黑的血，果酱一样。身体浮肿，间歇性发烧，有时瞬间呆滞，失去知觉。除了喊吃饭时皱着眉头，勉强地抿上几口稀汁，剩下的时光都在沉沉昏睡。

岳父家在白兔湖的湖梢，包裹在荒凉沉寂的丘岗和圩田中，远处便是茫茫湖水。水给这里带来渔田之利，也常常带来颗粒无收的仓惶。16岁时，岳父挟一升炒米粉，悄悄离家出走，从此淹没在茫茫人海，多少年后才得以回家。怎么度过那些无数的时光？他很少谈及，兴致高时才讲些与人拼酒，与人干架，被人持着刀斧撵着一溜烟跑的故事。有人出走，有人却千里流徙而来，我的岳母就是从苏北流浪过来的。她的父亲在社会运动中被人暗杀，从此家道衰落，靠一点点变卖家产维持生活，深宅大院又被一场莫名的大火焚毁了。十多岁的兄长带着她和娘亲一路乞讨，终于在此安歇。

我初次来到这里时，印象最深的是庄头一座高高隆起的坟莹，坐落在丘坡上，面对着沉默的圩田，像是种下的一个生死离别的咒语。坟莹边，是一堆坍塌的墙土，他们说，这是队屋，住过我的岳父和几户人家。有个人称“二爷”的，脾气暴躁，常常打骂他的老婆。他的女孩八个月大，会爬了，有一天很偏执地一遍遍向门前大沟边爬，最终淹死在沟里。岳父的母亲饿死在这里，父亲的骨头里流出黑脓，疼死了，像白面书生一样的兄弟死在一场莫名的疾病中。他的二姐一辈子无休无止地劳作，三姐在公婆的虐待中抑郁而去。他们住的这排队屋是在一场洪水中坍塌的。

该走的就让他走吧，有时候温暖的祝福比痛苦的留恋会更好。

我们和几个老表约好了去收捡湖边的老房子，岳父将从这里告别世界。老表说，按湖边乡风，老人走了，一定要进棺木，叫做“升棺”，“升棺”的人就能脱离苦海。停灵期间，儿子怀捧父亲的灵牌，到他耕作过的湖塘、圩田里“取水”“游春”。“游春”要绕七个塘口，需要提前勘察路线。我们下到大圩里。冬日的湖田极其沉寂，塘口里的水碧绿而又温软，冷冷的风里夹着一丝潮润，让人隐隐感触到那个久违的季节。一场雨雪即将降临，给所有的山坡树林湖岸和水田送来茫茫白雪，天地间只有雪和水的沉寂、晶莹。在嘹亢的唢呐声中，我的岳父的灵魂将最后一次走过这片田野，含起那口冰雪下温软的湖水，会走向他的春天。



雪中即景

许俊文

一
边落边化的春雪
跑远了
简约的树枝
托着
一只盛满白雪的鸟窝
群山簇拥着
所有的树木朝它张望
一朵春的花苞

二
微微高出地表的坟墓
被融雪的声音最先唤醒
露出黑色的尖顶
风吹过
一蓬枯草

摇动整个山坡

三
一只黑色的鸟
久久站在雪地上
像一粒碳
广大无垠的白
都压不住它

四
雪花落在泥土上
雪花落在雪花上
岁月落在岁月上
所有的细节
覆盖着细节
我相信灵魂
出入有门



泊
汤
青
摄

龙河山庄记

陈伟

龙河，太湖山区之一隅，房舍古朴而居户甚稀，约十户，故常又戏称“龙河山庄”。余幼时，定居于此，不知市井之繁华，饮山泉，尝野果，竟自得其乐。然时过境迁，离者渐众，山庄渐空，余亦辞别故地，举家迁居于陈辉村，或曰流浪之始也。壬寅年初，为修祖坟，随诸长者徒步踏雪而上，乃复见故地之景，顿生感慨之情，故撰文以为记。

立于山岗，竹木葱郁，杂草丛丛，积雪徒增其清静，然房舍不复当年之景矣。今之所见，老屋独座，为邻舍长者所居，墙有裂纹，外擎木柱以防崩塌也。余之故居，置其屋后，毋问风雨，且年久失修，砖瓦难存，仅见石阶掩于枯草，故其隐于山林而归于自然。山中无水电之便，尝遇灾祸，野火袭之，屋舍尽处危难之间，老幼咸惊，幸有勇者彻夜扑救而未伤根本。其后之事，实难尽述，风雨数年，终得青山之趣也。

追忆往昔者，旧物如珍，爱之难已矣！屋下空阔，有一凹井，水质清冽，井口至狭，可入一人而已，育其一方，未曾断绝也。兄长叹其生机，捧而饮之，呼曰甘甜竟一如始乎。余忆往常，长者担水而归，口燥难耐，夺瓢直饮，瞬而凉爽备至，长者严斥曰伤肚则病，不可为之，然未有损伤，盖享井水之优待也。井旁植枇杷、桃李果树诸类，邻舍亲为之。余幼时厌学，春夏之交，常以病为由，免赴学堂，偷尝鲜果，满腹而归。长者察之，气愤至极，告之祖母，然尽显无奈，直呼小儿顽皮。邻舍老人孤寡者，憨厚勤恳，然常行之不端，一日持酒哄骗，余不明所以而酣饮数杯，沉睡半日，入夜乃复，祖母嗔怪不已，宠溺溢于言表。

屋前小径幽而窄，下行数十步，乃见一塘，然今已埋没，不见青绿。居户尝洗衣于此，红鱼浅

游，竹草环绕，愈显其静。垂钓之乐，年长者尽享，余胆怯而无为，不知其乐，然偏好鱼之悠哉。塘水灌田，沃养秧苗，常得丰收。山庄曾发虫害，毛虫如被，侵竹扰木，孩童不可近之，犹噩梦不绝焉。年久失记，忘乎后事何为，盖终复始矣。田地不见沟壑，皆复归山林，此诚乃退耕还林之久利也，又因人迹罕至，废耕休作，终无稻蔬之报。

行蜿蜒山路几里，远可观群山，近可赏丛林，途中幽谷阳坳，清泉传声，竹海松涛，风光无限。余求学之路，竟如此矣，然直呼疲累，幼时之长殇。朝发夕归，迟则有罚，而无怜悯之言，故而不敢有怠。归至半途，山侧有一石壁，形如半掩之顶盖，遮风避雨之良处，常休坐于此而听风成趣。叔伯之家于其上，陡岭难攀，常叹难于上青天，而今不过尔尔。余儿时常与叔伯兄弟同住，有喜有怒，余之怪癖所在，常生委屈，不见他人，一人夺门独去，故长者多忧虑，而今成笑谈。家母常叙旧事，余三岁独行而迷失，亲友急寻，终见于深山草洞，众人幸而惊呼，乖巧小儿何为此耶，定为鬼怪以利相诱而为之，所幸无碍，奇事怪哉！

龙河之山川，秀美难喻。祖母在时，随其登山，垦荒开地，或为农作，或为寻求山货，如野笋、野菊、菌菇诸类，悉如珍宝。余之所得，山中之花果不可尽数，取之不尽，食之果腹足矣。山花盛开之季，缤纷多彩，宛如仙境。寒冬之时，白雪压覆，万籁俱寂，与世隔绝之福地也。其后年月，同居者搬迁如常，直至今矣。国之强者，百姓安康以求其进也。有长者已逝，音容不在，徒留悲怆矣。

饮水思源，是曰童年之事尽存此地，睹旧物则相思渐起，行故地则常念往常，盖人之常情乎！